

文学评论丛刊

WENXUE PINGLUN CONGKAN

第 1 卷

第 2 期

南京大学中文系
《文学评论》编辑部 主办
江苏文艺出版社

I206/4

文学评论 丛刊

第1卷
第2期

P8C75/03

文学评论丛刊（第1卷第2期）

主 编：周勋初 钱中文 叶子铭

责任编辑：朱建华

责任校对：朱建华

责任监制：胡小河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江苏丹阳教育印刷厂

850×1168mm 1/32 插页2 印张10.625

字数：270,000 1998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1298-7/I·1206

定 价：18.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祝辞	程千帆 (1)
祝辞	钱中文 (3)
“《文学评论丛刊》首发式暨文学现状讨论会”笔谈	叶子铭等 (6)
新诗“意象”建设的回顾与现代性重构 ——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	孙玉石 (27)
近代媒体的登场、发展与小说书籍生产的变迁	王中忱 (49)
话语转换与现代文学	殷国明 (69)
现代游记：人生与自然的长绿心河	姜振昌 (76)
商业时代人性底蕴的艺术透视 ——评近年中短篇小说人性描写的三个构成	管 宁 (91)
永远的流浪与追寻 ——论张承志及其创作	杨迎平 (107)
婚外恋与跨世纪领导干部的精神世界	林 凌 (122)
城市与人的姿影和心态 ——香港都市诗初探	王列耀 (137)
论洛下玄风对陆机文学的影响	俞士玲 (153)
“江郎才尽”新解 ——论江淹《恨赋》、《别赋》	莫砺锋 (171)
佛教唱导与六朝小说	陈 洪 (186)

关于谢榛的诗	李庆立 (213)
始信英雄亦有雌	
——秋瑾与《芝龛记》	夏晓虹 (227)
马梅特戏剧创作论	周维培 (237)
丑角面具的背后	
——比论莎剧中的傻子和《红楼梦》中的刘姥姥	
.....	张 琦 (252)
中国艺术心理与中国文化	王先霭 (270)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美学对	
德国美学的期待视野分析	张 辉 (283)
美，人的生命表现之花	
——马克思美学思想新探	潘必新 (298)
我国西方美学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凌继尧 (318)

Contents

- A Congratulatory Speech on the First Publication
of the *Journal of Literary Criticism* Cheng Qianfan (1)
- A Congratulatory Speech on the First Publication
of the *Journal of Literary Criticism* Qian Zhongwen (3)
- Comments on the Ceremony Celebrating
the First Publication of the *Journal of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Symposium Ye Ziming et al. (6)
- Review of 'Image' Construction in Modern
Poetry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Modernity
(from 1920's to 1940's) Sun Yushi (27)
-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Media and the Changes
of Novel Publication Wang Zhongchen (49)
- Discourse Shift and Modern Literature Yin Guoming (69)
- Modern Travels: the Evergreen Heart River of
Life and Nature Jiang Zhenchang (76)
- An Artistic Perspective on the Essence of Human Nature
in Commercial Times—Three Compositions of the
Description of Human Nature in Recent Middle-
Length Novels and Short Stories Guan Ning (91)

Eternal Wandering and Pursuing——Zhang Chengzhi and His Writing	Yang Yingping (107)
Extra-marital Love and the Spiritual World of Chinese Officials at the Turn of the 21st Century ...	Lin Ling (122)
The Metropolis and Men's Being and Psychological State——A Glimpse of Hong Kong Metropolitan Poems	Wang Lieyao (137)
The Influence of the Philosophy of the Wei, Jin and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on Lu Ji's Literary Works	Yu Shiling (153)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anecdote 'Jianglang Depleted of His Talents' ——Jiang Yan's <i>Fu on Hatred and Fu on Parting</i>	Mo Lifeng (171)
Buddhist Teaching in the Form of Scripture-Chanting and the Fiction of the Six Dynasties	Chen Hong (186)
On Xie Zhen's Poems	Li Qingli (213)
From Zero to Heroine——Qiu Jin and <i>The Story of the Magic Fungus Niche</i>	Xia Xiaohong (227)
Mamet's Theory of Play Writing	Zhou Weipei (237)
Behind the Mask of a Clown——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Fools in Shakespeare's Plays and Granny Liu in <i>The Romance of the Red Chamber</i>	Zhang Qi (252)
Chinese Artistic Psychology and Chinese Culture	Wang Xianpei (270)
Chinese Aesthetic Analysi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of the Expectation Horizon in German Aesthetics	Zhang Hui (283)

Beauty, the Blossom of Human Living——A New Exploration in Marxist Aesthetics	Pan Bixin (298)
Several Issues in the Studies of Western Aesthetic History in China	Ling Jiayao (318)

祝 辞

程千帆

由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辑部、江苏文艺出版社三方编辑出版的文学研究刊物《文学评论丛刊》出版了。在这个首发式上，开一个文学现状讨论会，是很及时的，新世纪即将来临，我们的面前，充满了机遇，也充满了挑战。不论是教育部门，研究部门或出版部门，为了迎接这个新的时代，都会有一些具体措施。《文学评论丛刊》的出版，照我的理解，也就是这些具体措施之一。因此，我对于这个新生的刊物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也就很自然地产生了如下的一些想法或要求：

第一，它应当首先充分地体现“双百”方针，我想这是最根本的出发点。随着改革开放，我们的社会正在产生急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影响到对于现实生活的理解，而且也会影响到对历史事实的看法。因之如何体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也就自然会出现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理解。如果我们的刊物不能掌握这一条主要的脉搏，那么对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中出现的新的问题，就很难加以深入的研究和表现。

第二，这个刊物已经组成了一个很好的编委会，参加的人都在学术界具有一定的威望和公认的工作能力。但要把刊物办好，除了上述的条件之外，还需要有一种严格把关的审稿标准。说实在的，我很不希望《文学评论丛刊》只是这三个单位的刊物，而希

望它是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文学刊物。从第一期的编排上看，文章来自比较广泛的各个方面，有名家也有新秀，这就开了一个好头，体现了编委会的见识和标准。按照这个编辑方针办下去，就会越办越好；只有如此，广大的学术界人士才会把他们认为好的文章寄来，并把他们认为好的别人的文章推荐给我们。

第三，我希望这个刊物始终注意到，它是一个为现代中国人民办的刊物。它当然应该发表有关古代的和外国的文学研究的文章，但不能忘记这也是给现代中国人看的。此外，我们这个刊物，除刊载包括古今中外文学的研究作品之外，是否可按照《文学评论》的传统，每期发表一两篇研究现当代作品的文章？

我还有个想法：目前我们对培养学者和作家，似乎是在选择不同的场合和不同的方法。这也就是说，将以形象思维为主的创作和以逻辑思维为主的研究分开了，感性活动和理性活动、能与知分开了。这种作法利弊如何，一时尚难确定。如果我们能逐步在大学中既培养了学者又产生了作家，是不是对文学的发展更有利？这个问题很复杂，牵涉的范围很广泛，我也没有认真思考好，只是提出来供大家参考。

祝 辞

钱中文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同行：

由三方共同编辑出版的《文学评论丛刊》第一卷第一期现已问世，并于今天举行首发仪式，我谨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辑部，向承担了大部分编辑工作和出版工作的南京大学中文系与江苏文艺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谢。《文学评论丛刊》曾是《文学评论》的不定期附属刊物，自1978年到1989年，曾编辑出版了三十多辑，发表过大量优秀论文，后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实在难以为继，不得不停止刊行。90年代以来，编辑部同仁多次提议恢复丛刊，但也是困难重重。这次三家联手编辑出版，共襄盛举，使《文学评论丛刊》以新的面貌出现在大家面前，使我们深感欣慰。

80年代以来，在开放、改革的大好形势下，我国的文学艺术、文艺批评、文艺理论获得了长足的进步。来到90年代，当新科技日新月异、急速发展进入我们生活，当市场经济的影响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当以音响、映像形式为主的大众文艺、机械复制的地摊大宗文艺占领了文化市场的时候，人们就慢慢地清醒了过来。普遍的市场消费意识，使得竞争、个性的权利、创造的自由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人们原有的思想观念、生活理想、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同样发生了巨变。这个巨变使得新的健康的人际关系的确立，获得了可能；同时，由于物欲的横流与挤压，使

得人的、文化的价值与精神急剧地失落与下滑。表现在文艺创作中，形式的创新与多样，常常使人目不暇给，同时新的形式的出现，也往往伴随着少数人的孤芳自赏与无可奈何的孤独；而大约由于生活的极度浑浊，使得文艺害怕一不小心就可能与虚假的崇高、乌托邦理想为伍，而宁愿满足于灰暗、平庸生活的琐碎描绘，以显示人的生存状态之艰辛。但是文学一旦远离崇高与理想，价值与精神，就会限制人的社会生活的多样与丰富，就必然转向人的生理方面的幻想与构思，进行肆无忌惮的性描写，使文艺转向粗俗化，以满足于市场上庸俗趣味的需要，所以这类作品中有力度、深度的佳构，尚不多见。同时，90年代的大众文艺，由于市场经济的带动，适应了广大群众休闲、审美趣味的需要而蓬勃兴起，从而牢牢地占有了广大的读者群，成为真正的大众文艺。大众文艺的发展，可以说改变了五四以后被严肃文艺一贯排斥的地位，从被新文学不屑一顾的、极不稳定的边缘地区，转到了今天即使不是中心也是极为重要的地带，进而改变了人们的文学意识。但是大众文艺中那种过分迎合读者的平庸趣味，甚至感性的粗俗趣味的普遍现象，影响着它自身的品位的提高。同时在这些年代，文艺批评与理论，一直在进行反思，进行严肃的探讨，建构新的文论思想。但是由于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过去一统的文艺观念被打破了，批评与理论较之80年代，走向了真正的新的无序，以至失序。特别是在批评领域，批评已被新闻发布会所替代；同时由于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思想的介入与影响，批评消除了自身的原则，批评解构了自身，批评已无准则可循，批评已懒得批评，最后是没有批评就是批评。看来，在新的条件下，对诸种文艺形式如主导文艺、严肃文艺、实验文艺、大众文艺进行协调，重建文学艺术的新的价值与精神，探索新的文学理论原则与批评准则，是件十分迫切而又繁难的工作。《文学评论丛刊》的出刊，可以说

是适逢其时。

朋友们，再有一年多的时间，20世纪即将成为历史，20世纪文学将作为完整的整体呈现在我们面前。20世纪的中外文学事件，实在是太丰富了。面向新世纪，回顾20世纪，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虽然20世纪离得我们太近，许多文学事件还未成为历史积淀，其中不少线索还将会延伸下去，流向新世纪。但是它们正是我们亲身经历过来的，也许正是我们，最能了解它们的真实性。因此我们有着有利的条件，对20世纪文学进行整体性的把握，探讨它的规律性现象，《文学评论丛刊》的出刊，将为新世纪的文艺创造，提供一份独特的材料与见证。

《文学评论丛刊》自然要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可以说，这是使得学术繁荣的唯一办法。因此，它不是圈套，不是温度计，它应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学术方针。这一方针对于刊物来说，就是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披露各种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学术见解，而不同的学术见解，正好为相互切磋提供了机会，并在切磋、商榷、争鸣中推进学术的进步。在人文科学中，哪怕是前进一小步都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刊物宜加爱护。同时对于学者来说，应当追求自己的独立的学术个性，即使碰到困难，遇到误解，受到打击，也要坚持把自己的学术心得、见解、发现说出来，伟大的学术个性就是这样形成的，学术正是依靠他们才向前推进的。

《文学评论丛刊》的出刊，为中外古今的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片宽阔的绿地。今天，时贤来会，明天，将会有更多的朋友，相会在钟山之麓。江南形胜地，相会在《文学评论丛刊》。

最后，各位先生在发言中，也请对《文学评论》的编辑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

“《文学评论丛刊》首发式暨 文学现状讨论会”笔谈

叶子铭（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首先，我对我系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辑部以及江苏文艺出版社合作出版《文学评论丛刊》表示祝贺，值此首发式之际讨论当前文学创作及文学研究中的问题，很有意义。在这里，我想谈谈有关划分现、当代文学历史时期的思考。

在世纪之交，回眸本世纪 80 余年中国现代新文学学科研究的经验教训与坎坷沉浮的历史进程，特别是文革后在清理极左思潮影响的过程中，把“文学革命”以来的现代文学划分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当代文学史”（这种学科格局在去年颁布的“研究生的学科、专业修订目录”上也有反映），深感这种困扰着学科建设且众说纷纭的研究格局，其弊端已日益突出。实质上，这涉及对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从古典时期向现代时期转型、历史分期及相关的问题，应如何科学地重新审视与合理调整的根本问题。我个人认为，考察中国文学从古典时期转向现代时期的起点，以及划分进入现代时期以后的中国文学的各发展阶段，必须考虑 19 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失败以来，中国历史上发生的三次不同性质与内涵的变革图强与对外开放：第一次是 1840 年至 1915 年，第二次是 1915 年至 1977 年，第三次是 1978 年至今。限于篇幅，我只想谈谈前两次变革图强与改革开放和现代文学的起点与转型的关系。

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发生了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这样的变法图强运动,这两次变革有着双向逆反的特征:一、从被迫开放到学习西方,带有明显的被动性和守旧性,终于失败。二、民族民主意识觉醒。故而引发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但随着1915年袁世凯称帝,宣告辛亥革命失败。因此这一时期不能视为具有现代意义的民主政体和现代文学转型的起点。但这一时期思想文化方面也发生了重大变革,特别是严复译作《天演论》、林纾译介西洋小说、梁启超倡“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王国维的文学研究等理论与实践,为现代文学的转型积累了经验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15年发生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是中国人民面对内忧外患,高举民主、科学的旗帜,重建现代化的新中国、新文化、新文学的划时代的新起点,也是迄今尚未完成的艰难曲折的事业。就现代文学的起点而言,时下有很多说法,但无论从客观的文学史实或中西文学转型的规律来看,我认为现代文学的起点肇始于1915年《新青年》倡导新文化运动影响下的1917年的“文学革命”。但1915年至1977年这62年中,由于在北伐和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曾两度合作;而由于国民党清共、围剿苏区和发动内战,国、共又曾两度分裂,这种特殊的国情和政治文化的生态环境,给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极其复杂的困境。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以来,由于列强的包围和对基本国情认识不足,造成一系列决策错误,“左”倾思潮发展到“十年浩劫”的极端。新的政治文化的专制主义的生态环境,又使得现代文学的发展进入绝境,这也是现代/当代文学这种不合理的学科格局形成的根源之一。

董 健 (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

我们的人文科学研究,长期以来处于注释经典、宣传官方政

策的地位，早就失去了人文科学对现存文化秩序的批判性与超越性。这是人文学科自我消解。希望《文学评论丛刊》在重建人文学科的批判性与超越性上作出贡献。学术要呼唤异论，创作应力求出新。这应是我们刊物的宗旨。现在文化垃圾太多，我们不仅要坚决杜绝文化垃圾的生产，而且要帮助读者鉴别与扫除文化垃圾。

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化现象叫人眼花缭乱、难以捉摸。生气勃勃的东西与堕落腐朽的东西同时并存；活泼中有混乱，死寂中有生机。当你惊呼“斯文扫地”之时，又看到新文化在废墟上偷偷萌芽；当你悲叹“人文精神堕落”之时，有人不无道理地反驳道：“过去何曾有过真正的人文精神的兴起？”经济的转轨要求着政治体制的改革，也要求着文化的“转型”。但文化转型由于联系着诸多复杂因素而显得特别艰难，于是生出种种矛盾与混乱。

虚假与平庸是当前非常普遍的文化弊端。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之下，物质生产领域里的欺骗、造假之风很快就吹进了精神产品的生产领域。教育规模膨胀迅速，但质量下降。文凭、学位、职称等等的虚假性越来越大，大有难以遏制之势。出版社一下子办了那么多，利润挂帅，书出得越来越多，但好书难遇。一方面是“精品”之说满天飞，一方面是伪劣产品充斥文化市场，连起码的“真品”也难求。大量的书籍报刊向你袭来，给人们提供的是“文化信息轰炸”的疲劳，而不是精神营养与精神洗礼。有识者惊呼：“不敢买书！”文化那种“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化成”之功，令人痛心地萎缩或者说是消解了。

这种虚假与平庸的文化现象，其深层的原因是人的思想的疲软与精神的萎缩。换言之，精神产品的生产者已经失去了独立的、强有力的、活泼泼的思考力和创造力。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评论，没有这种思考力和创造力，是无从谈起的。古希腊

的大悲剧家欧里庇得斯说：“所谓奴隶，就是一个不能发表自己思想观点的人。”我本人过去曾觉得自己是没有奴性的，其悲剧性恰恰在于：由于奴性已经深入了骨髓，成了一个“自觉”的奴隶，所以反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奴性。真理标准的讨论与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已有20年的历史了，可是至今我们有多少人能够真正地说出一些属于自己的思想与学术观点呢？有的人在政治压力下，如割势一般萎缩了自己的精神，骨头里严重缺钙，至今还抱着“左”倾教条主义的那些陈年旧货不放；有的人则躲进传统旧文化的书堆里讨生活，扯起“国粹主义”的旗帜，对抗现代化的潮流；还有的人则以新市侩主义的面貌出现在以“文”换“钱”的文化市场上。这三种文化人难道不都是奴隶吗？——或为政治教条的奴隶，或为祖传家训的奴隶，或为金钱的奴隶。有了这三种奴性，就不会有真正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我们的文化人很容易认同“既定”的“秩序”，很善于服从某些“钦定”、“御批”的东西，很舒服地就当上了文化上的侍从——奴隶，然后再以自己的“作品”去培养新的奴隶。

文学艺术从来就是不满于现状而创造出来的东西，它所营造的是一个寄托美好追求的精神世界。它的批判性多是指向现实的，而它的歌颂性则多是指向未来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几乎完全搞颠倒了。明代汤显祖写《牡丹亭》，他自己说是被从“忙处”抛至了“闲处”，才写了此剧。所谓“忙处”是指官场，“闲处”是指罢官家居，只有这时他才能进入批判与超越现实的境界，有此绝妙之作。近年来，文艺界在大声呼唤“现实主义回归”，但是，在思想疲软、精神萎缩的现象未得到改变之前，也就是说在人的精神上的奴性未被克服之前，呼唤现实主义不是显得有些苍白无力吗？只要有了对现实的批判性与超越性，只要真正体现了作者严肃认真的、有历史深度的思考，不论是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都